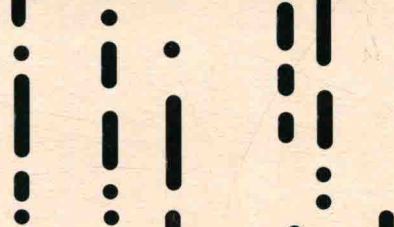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有两“罪”
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原罪

吕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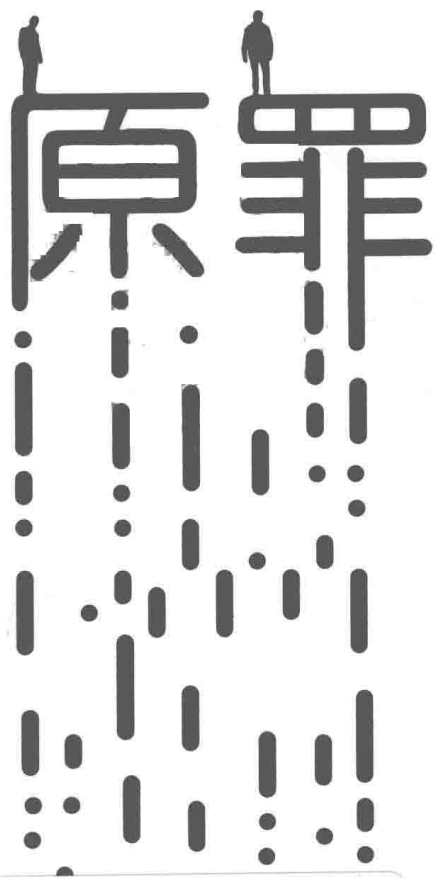


原罪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吕铮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罪 / 吕铮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7. 12
ISBN 978-7-5596-1052-2

I. ①原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8429号

原罪

作 者: 吕 铮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宋延涛
特约监制: 林 丽
策划编辑: 孙小波 王战省
封面设计: 王 鑫
版式设计: 徐 倩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54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9印张
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1052-2
定价: 49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一朵鲜花的绽放，是它生命的全部意义。在绽放的时候花会疼痛吗？无人知晓。

而我们的一生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追逐、在奔跑，是为了绚烂的爱与憧憬吗？还是对寂寞的惶恐？我想要的生活，是在平静中疯狂奔跑，在平静中理智选择，在确定目标后全力以赴。生要尽兴，爱要 尽情，才不枉此生。要快乐，就必先经历疼痛，学会在疼痛中努力微笑，才能体验到真实的人生。

谨将此篇小说献给我挚爱的姥爷和奶奶。你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战斗战斗再战斗，没有输给癌症病魔。谢谢你们给我的赞誉、为我自豪，我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卑微，一定会努力地生活。你们将永远居住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一 提前退休

天色灰白，城市的上空被一层厚厚的阴霾所笼罩，夕阳透过灰色的云层投射出一种惨白的光芒，让天色介乎白天和夜晚之间。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三伏天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拥挤的街头左突右撞，蚁群般地寻找着食物。路灯还未点亮，抬头看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，会感到一阵眩晕。

老马停好自行车，来到单位门口金水湾餐厅的时候，刚好六点。他一如往常地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，穿梭于忙忙碌碌的人群中，似乎这里的忙碌与他毫不相干。他那一米八几身高的身体最近越来越抽抽，估计是烟酒过度的原因。他的脸色看着就和他那一身原本是名牌的衣服一样，疲惫且褶皱不堪。夏日的闷热在进入餐馆的一瞬间被空调阻隔，大功率开放的空调公事公办地输出着冷气。老马一激灵，抹了一把额头湿腻的汗水，随即将嘴边即将燃尽的烟头吐到身前，用脚踩灭。

他想起一句话：“你要是烦谁啊，就把谁的名字写在烟蒂上，不但要‘抽’他，抽完了还得把他用脚踩灭。”老马今天就是憋着这股劲儿来的。

老马走进房间的时候，已开始推杯换盏的众人顿时停了下来。

“哎，师傅……您这是……”林楠的表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足以掩饰一闪而过的惊讶。“哎！就差您了……来来来，坐！”林楠迅速调好表情，起身相迎。

林楠是老马的徒弟，四十出头，有点谢顶，一贯是精干的打扮。他前几天刚竞聘上了经侦总队的大队长，今天是攒饭局请领导同事走面儿来了。

“嘿，林大队长，您当领导了，得了道了，早忘了有我这个老家伙了吧？”老马撇了撇嘴说，“但我这人呀，还是记吃不记打。虽然退了休、滚了蛋，但还拿事当事、拿人当人，再加上脸皮厚点儿，这不是蹬着自行车跑这儿给您道喜来了？”老马阴阳怪气，一嘴的不是。

“哎，哎，别啊，师傅。”林楠听这话，立马从桌子后面走了过来。“师傅，师傅！您是我大爷，是我祖宗。您这挑理了不是，我哪儿敢在您面前耍心眼儿玩花花肠子啊，我是谁教出来的啊，还不是您老？哈哈。”林楠尽力控制局面，说着就把老马往里面拉。

“甭跟我来这套。”老马把手一甩，“我问你，你今天当了官了，眼里就没你师傅了？啊！”从他这真真假假的表情中，林楠看出他是真的生气了。

“师傅，师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行吗？”林楠继续赔不是。“说实在的，我本来就说叫您来着，可一想您这刚刚退休，正是回家享天伦之乐的时候，这……”

“甭跟我这儿找理由。”老马脸往下一耷拉，“都是明白人，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人走茶凉的事儿天天有，林大队长今几个能叫我一声师傅，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儿了，至于这吃饭嘛，纯粹就是我岁数大了没人请了臊眉耷眼地硬往上凑，和你没啥关系。”老马连珠炮似的用嘴干人，弄得林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。但林楠毕竟是场面人，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道理，对付老马这样的，来硬的是万万不可的，毕竟错在自己。那就只能来软的，但还不能太软，太软了跌面儿。要软得得体、软得到位，这就要看林楠的功力了。

“哈哈，师傅哟……这么大岁数了还跟小孩儿似的。”林楠说着一把搂过老马，“来来来，您上坐，上坐！”

“别，林大队长。”老马一把挡开了林楠伸过来的手，“这样吧，还是老规矩，迟到了罚酒。”老马说着随手从桌上抄过来一瓶白酒，也不看什么度数高低，“咚咚咚”地给自己倒满了一杯。

旁边的几个同事看着这对师徒的现场表演，都替林楠捏一把汗。这老马是什么人啊，说好听了是经侦总队的资深老民警，说难听了就是个倚老卖老的牛皮糖、滚刀肉，十几年都这个样，一点正事儿不干，斜的歪的倒不少，上班耗点儿，下班走人。在警察这个整天撅着屁股往前冲的职业里，老马该算是个另类，就冲他十几年都趴在最底层，一个案件没破，就够给他这当了大队长的徒弟争脸的了。这不，几天前老马刚刚退休，终于熬到了他向往的新生活。

老马不顾林楠的再三劝阻，一仰脖喝干了一大杯白酒。年轻时过度的消耗和烟酒无度，让老马已经过早地显露老态，往日虚胖的脸上布满皱纹，乍看上去说是六十都有人信，实际老马也不过刚过五十。

“嗝……”老马被酒噎了一下，打了个响嗝儿，之后把空酒杯往桌子上一蹶。“怎么着，林大队长，这酒我自罚了，下面该看你的了。”老马故作面无表情地对林楠说。

“师傅，我这……”林楠面带难色。

“这什么这！给他倒满！”老马拿手点着杯口冲一个新来的小民警说，“给他倒满，倒满。”

新来的小民警左右为难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哎，师傅，您是知道我酒量的，咱有酒慢慢喝，我就别干了，这满桌的哥们儿呢，待会儿我钻桌子底下去了，也陪不好大家不是？”林楠用商量的语气说，放弃了控制局面的幻想。

“是啊，老马，咱们有话慢慢说，有酒慢慢喝，别一上来就剑拔弩张的，都是一家人。”坐在上座的江副总队长发话了，想要为林楠争回点面儿。

孰知老马一点面儿也没给。“嘿，我说这是哪个大领导呢？原来是三哥啊！是啊，我这退休老民警就算敢跟徒弟耍三青子，也不敢跟三哥犯浑不是？不，现在得叫江总（总队长的简称）了。”老马嘴一撇，难听的就出来了。“想当年虽然你师父跟我论哥们儿，但现如今却是不同了，对，我这记性也差，您现在是处级大领导了，哪能跟我这老民警论辈分啊！”

老马说得吐沫星子乱窜，借着酒劲儿有点见神杀神、遇佛杀佛的气势了。江副总队长一看这路子，也蒙了。

眼看着林楠组的这个局就要完蛋，林楠就要被眼前的这个空杯子击沉。感觉最尴尬的除了当事人之外，还有一个人，就是站在桌

边不知所措的小民警。小民警拿着酒瓶子一直呆站着，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酒是该倒还是不该倒。这事儿闹的！

这时老马倒是不再难为他了，抢过小民警手中的酒瓶，咕咚咕咚地给自己倒满。

林楠知道老马的性格，也知道这杯是逃不过去的，今天摆这个局的意思，本是感谢几个领导在自己竞聘时使了劲儿，也为日后自己工作打点基础。所以在座的基本都是在经侦总队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压根儿就没想叫老马，也不敢叫老马。虽然老马名义上是他师傅，但这十几年老马的所作所为，让正处于上升期的林楠不敢把自己归到那个堆儿。世界有时就是这样，许多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老马这喝酒是出了名的，而且还酒后无德，经常闹酒诈。林楠此时此刻真是连装孙子的机会都没了。而老马虽然一脸怒相，心里却彻底通畅了，干了三十年警察了，别看平时不着四六，可这心里一点儿不傻，按单田芳说的，拔一根眼睫毛都是空心的。他这正憋着一肚子气找林楠泄火来了。

大家看着老马这满满的酒杯，也再没法去劝阻，毕竟这是个大爷级别的老警察了。林楠整了整难看的表情，再次恢复热情，毕竟在老马面前跌面儿是小，在江副总队长面前跌面儿是大，连这个场面都控制不好，就别提以后怎么抓案子、带队伍了。“好，师傅，您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也不推辞了。徒弟干了！”林楠仪式性地举起酒杯环顾一周，之后豪迈地一饮而尽。在座的都替他捏了一把汗。

“好！牛气！是个当领导的料。”老马得逞了嘴上还不留德。“来来来，咱们为了庆祝林大队长高升，一起喝一个。”老马彻底夺过酒桌的控制权，逼得在座的众人也都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。众人都有种被绑架了的感觉，但是无奈客随主便是老理儿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大家都在竭力维护林楠的这个升职宴。

“哎，怎么不给那个哥们儿倒满啊？”老马用手指了指刚才倒酒的那个小民警。

“啊……他不能喝酒。”林楠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小曹刚从警校毕业，还没练出来，今儿就不难为他了，师傅。”小曹是林楠新带的徒弟，这话里话外都透着照顾他的意思。

“哎，这可不行，这当警察怎么能不喝酒呢？”老马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了。“我可告诉你，小曹，别看咱干的是经侦，搞的是经济案子，但也算是刑警啊，这当刑警的就得一能白话、二能喝，这喝酒看人品，喝酒看胆量，酒场如战场啊！”老马说得信誓旦旦，弄得小曹一时手足无措。

“哎哎哎，算了师傅，他是真不行。”林楠摆着手说，“再说，待会儿他还得开车给哥儿几个送回去呢，今儿就算了。”林楠说着扣过了小曹的酒杯。

“不行！”老马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当警察的不能犯怂，怎么着都得有第一次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不能喝，你是不敢喝，这得练，必须得练！来，小曹，我敬你。”老马说着就站起身来，抢过小曹的酒杯，三下五除二给倒满，之后弯腰举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端到小曹面前。

这下可把小曹弄蒙了。“马师傅，我……我真不能喝。”小曹扭捏着说。

“不行，曹大爷，哎，您是我曹大爷，小马给您敬酒了。”老马继续弯腰，装得更加谦恭。

“这……我……”小曹更加不知所措起来，“马师傅，我这……我……”

“曹爷爷，行吗？我叫您爷爷！给小马一面儿！”老马的语气越发强硬。

“嘿，我说师傅，这怎么话儿说的啊。”林楠的表情有些绷不住了。“这……哎，小曹，喝吧，这马爷既然发话了。”林楠摇着头说。

“好，我喝……”小曹哪儿见过这场面啊，还真实在，一仰脖就把这满满一杯酒给干了，之后呛得涕泪横流。

“哎，这才有咱警察的样儿！”老马也不甘示弱，又仰头干了一杯。

“唔……”小曹还没等老马喝完，就捂着嘴一个箭步冲出了包间，门外传来了阵阵呕吐声。林楠和众人看在眼里，暗自摇头。

“这怎么话儿说的。”林楠随着跟了出去，一脸无趣。

二 故意搅局

酒局再怎么着也开始了，虽然开始时剑拔弩张，但这一帮平时琢磨人的警察，聚在一起就是心中再不快也能聊得火热。警察就是这样，生存能力强，控制局面能力也强，甭说老马今天挑理犯葛，就是他今天拍桌子骂娘，大家也不能毁了林楠的这个局，毕竟这是人家荣升队长之后的第一顿饭，谁也不能当这个搅局者，再怎么别扭也得硬撑着吃完。不一会儿，江总就夺过了饭局的控制权，忽悠着老马谈退休生活。

“马爷，这下大松心了，再不用起早摸黑了。”江总笑着说。

“可不是。”老马咂摸一下嘴说，“我啊，早就活明白了，你说咱这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儿，为了什么呢？跟你们不同，你们还有个追求，升官发财，我啊，可早就断了这个念想了。”不知这算不算老马的推心置腹。“干警察三十年了，我早就告诉自已了，到三十年就立马退休，别在单位耗着让别人看了碍眼。五十了，还能提笼架鸟，还能伺候伺候花花草草，还能琢磨点儿鱼钩鱼饵，不像你们啊，还得熬着眼子干活，哎，同情啊！”

江总笑了笑，不便再说什么。而老马却还在继续说：“你别看

我刚回家几天，但我这鸟啊、花啊、草啊，需要干的事情多着呢，弄仔细了没准儿一天都忙不过来，这人啊，就是这样，总得遭那么半辈子罪，才能享下半辈子福。”老马又是一口酒。

小曹吐完了以后就基本在桌边歇菜了，不是歇着吃菜，而是歇着看着别人吃菜。他这平时一杯啤酒的量今天算栽了个彻彻底底，一口菜没吃就灌进去一大杯，这觉醒来估计得后半夜了。

老马好酒，借着各种理由灌了自己好几杯，眼看着就到了一斤的量了。林楠有点犯迷糊，但还得努力克制着、硬撑着招呼好在座的众人，心想这个局简直就他妈是个灾难。这时他手机振动了一下，一个同桌的同事发来短信说：“这老孙子！”

“三哥，您这都浴血奋战快三十年了，从白制服到绿制服，又从绿制服到蓝制服的，还真想再干到白衬衫（警察局级是白衬衫）啊。”老马铁定了要让江总下不来台。

“我？白衬衫，歇了吧您呐。”江总不知如何回答，支应着说，“我是羡慕您啊，趁着现在这三十年退休的这个政策还在，急流勇退，回家享清福，咱是没这命啊，还得继续往下奔啊。”

“得了吧您呐。”老马笑出声来，“咱这一辈子大头兵，一没职位二没地位的，穷耗着干吗啊，占着地方还让人看着不顺眼，这徒弟都当了大官了，哪儿还有师傅的饭吃呢？”老马撇嘴。

林楠让他弄得不痛快，也没搭茬儿。旁边一个同事接茬儿说：“您这退了以后，光在家里待着干吗啊？刚五十出头儿，还不再找一活儿？”

“找什么活儿啊，我还没累够啊。”老马夹了一口菜。“钓鱼，

养鸟儿，看电视，骂大街，时不常地喝两口，乐子多着呢，我可不难为自己，干活儿为了什么啊？还不是为了老了弄个舒服。我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就差点儿憋不住二十九年就退了，哈哈。”老马越说越来劲。这番话他倒是发自内心，而且从他往日的所作所为也一目了然。

“来来来，再干一个，为了咱林大队长飞黄腾达。”老马又开始挤对林楠，站起来忽悠。

林楠也没办法，只盼着这个老家伙喝多了自生自灭，也就只能硬着头皮接话：“行，那我借我师傅吉言，哥儿几个，干！”

干这杯酒的时候，六个人已经开了第六瓶牛栏山二锅头了，而就在大家仰头灌酒的时候，耳畔突然听到一阵闷响，待大家低头的时候，发现老马已经仰头摔倒在凳子上了，手中的酒杯随即落地破碎，又发出一声脆响。这下大家可慌了，林楠赶忙跑上去摇晃老马脑袋，扒他眼皮。

“愣着干嘛！快打120啊！快！”江总也坐不住了，气不打一处来地喊。

“禽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！哎！”林楠狠狠叹了口气。

三 突然抢救

120 急救车呼啸而去，林楠几个都喝了酒只能打车跟着。

夜晚的闷热丝毫没有退去之意，反而执拗地包裹着每一寸的空气和土地。急救车刺眼的红蓝灯光像一把匕首一样划破城市的黑夜。林楠在出租车上百感交集，觉得今天肯定是得罪哪路神仙了，本来一个好好的饭局怎么能弄成这样。而此时此刻，坏了饭局是小，要是老马真在自己的饭局上出个三长两短，自己可就真该万劫不复了。嗨！林楠跳车的念想都有。

道路逐渐畅通，车速开始加快，风吹进车窗，却丝毫吹不散人们心中的压抑。在一个小时的抢救之后，老马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。

“哎哟……”老马感到头疼欲裂。

林楠站在急诊室里，百感交集。“马爷，感觉怎么样啊……”大家都注意到林楠叫老马的称谓。

“没事……”老马摆了摆手，“该死卵朝上，哎……真是老了，这还哪儿到哪儿啊，就不行了。”老马强忍着坐了起来，却突然感到右侧的腹部一阵剧痛，他用左手用力地抵住那个部位，豆大的汗

珠从额头涌出，感到窒息。“妈的，这岁数是不行了，年轻的时候喝个一斤跟玩儿似的。”老马强撑着说。

“过几天正好有个老干部体检，再给他加一个名额，好好查查。”江总背着手对林楠说，说完便大步走出了诊室。

四 体检结果

老马那天酒醉入院，连虚了三天。他心里这回有点儿数了，到了这把子年纪，酒还真成了穿肠毒药。悉数这从警的几十年，他早就不拿警察当事业了。活一辈子为了什么？老马早就给自己找到了答案。为了什么？为了退休时全须全尾，他可不想当英雄当烈士，为了什么几等功弄个缺胳膊少腿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弄好自己的花鸟鱼虫，别再让住在隔壁的老小子叫嚣着他的百灵怎么叫出了“十三套”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能在早晨好好逛逛天坛北海，别再被催命似的随时叫回单位加班。老马就压根儿没拿警察当事业，这终于耗到三十年退休这个好政策了，还不麻利儿的。今儿个老马却起得挺早，按照他打心眼里看不上的那个江总的安排，他和总队几个退了体的老家伙一起到公安医院做体检。这个福利他可不会落空，按他的话说，像他这样一无职务二无地位的人，再不享受享受公安局的福利，那真是冤枉大了。

体检还是那个德行，抽血、心电图、B超、CT。只不过这次不同以往，他参加的是退休老干部的体检，一帮六七十岁的老家伙扎在一起，随便扒拉扒拉，某个零件就有问题。老马谁也没理，总觉得自己不该往这帮人里凑。在例行检查之后，老马又做了一个增强CT，这是江副总队长给自己安排的“福利”。不做白不做，反正是公家报销，老马就是这么想的。

检查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结果却迟迟还未出来。今几个一早，老马在家门口的“京味居”塞了几口炒肝包子，就坐上了驶向公安医院的公交车。对于自己的身体，老马还是有数的，除了经年累月的脂肪肝和高血压以外，没有什么可琢磨的。但检查结果还是要取的，都说人走茶凉，要等着单位取结果发表，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。今天下午他约了隔壁的老小子钓鱼，准备取了结果就顺路去市场买点新鲜鱼饵。

公安医院是一栋老式建筑，据说是解放前从一个资本家手里弄过来的，夏日的清晨已然闷热，街头人群尚未聚拢，偶尔一丝风吹过，让墙头碧绿的爬山虎微微晃动。老马看着建筑后映射过来的阳光，心情格外好，想着这扑面而来大块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，心里就别提多么得劲。赚时间和赚钱其实是一个道理，都是越多越好、越早越好。老马一边往公安医院里面走，一边佩服着自己提前退休的英明选择，一边用手捋着那墙壁上厚密的爬山虎，一边哼着陈年小曲。一股夏日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人有种微醺的感觉。他心里估算着一会儿回家拿哪根鱼竿，戴哪顶帽子，是不是带那本《垂钓手册》，但那样会不会让隔壁老小子觉得自己不够专业，对了，还